


# 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邓子恢



福建人民出版社



龍岩人民革命鬥爭回憶錄

鄧 子 恢

福 建 人 民 出 版 社



## 龙岩人民革命斗争回忆录

邓子恢

---

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福州得贵巷18号) 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

开本787×1092耗1/32 印张1 11/16 插页: 2 字数33,000 印数1—30,200  
1961年9月第1版 1961年9月第1次印刷

---

统一书号: 11104·6 定价: (5)一角五分

## 目 次

- 一、大革命以前龙岩的政治经济概况和革命活动情形..... (1)
- 二、大革命时期龙岩的革命高潮与四·一五“清党”..... (4)
- 三、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的特殊情况与农运再起..... (6)
- 四、白土斗争与后田暴动..... (15)
- 五、龙岩工作的恢复与发展..... (20)
- 六、红四军入岩与全县暴动..... (24)
- 七、击破三省会剿与一九三〇年的开展局面..... (30)
- 八、错误的“左”倾路线与龙岩根据地之淪陷..... (36)
- 九、红军入漳，龙岩根据地再次恢复..... (39)
- 十、敌后游击战争的长期坚持..... (40)
- 十一、龙岩人民革命斗争的基本经验..... (43)

## 一、大革命以前龍岩的政治經濟概況 和革命活動情形

龍岩縣位於閩西山僻地區，田少人多，糧食常年僅夠自給，荒年要靠洋米進口，其他土產如煙、紙、茶、竹、木等產量不大，出口也不多，因此大批人口出外謀生，南洋、漳廈、潮汕、汀州、瑞金、大庾、南昌、贛州、南雄、漢口、廣州等處岩僑數達幾萬人。因為龍岩地處漳廈與汀州、贛南交通中樞，貨物運轉頻繁，一般農民除耕田外，很多兼做搬運工人。滿清末葉，由於帝國主義洋貨傾銷及交通改道，煙、紙、茶滯銷，搬運業亦逐漸衰落，因此手工業工人和農民破產日多。從光緒末年起，土地便日益集中，龍岩地主雖然不大，但土地集中於地主階級的過程卻非常急劇，其中很大部分是祠堂廟宇的地產，而這些地產又主要掌握在土豪劣紳手里。我記得當我幼年時，自耕農還占多數，但到我長大時則雇貧農大批出現。由於地少人多，土地集中，隨之地租高利貸和賤買貴賣的商業資本剝削也日益加重。龍岩比較大的地主多兼營商業，而境內外商業資本家所獲利潤又多在鄉間買田置業，從事封建剝削，很少轉入工業生產。地主與商

业資本密切結合，統治着城乡，盤剝农民与手工业者，人民生活便日益困苦，随之而来的便是农民反抗地主的自发斗争日益頻繁，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时在龙岩西山，出現了翁矮古等几百人攻城事件，便是农民自发斗争走向政治斗争的象征。这次斗争虽然失败了，但农民反抗地主的斗争并未熄灭，接着便出現了“土匪”，因此地主阶级借口“防匪自卫”，自一九二三年以后便废除了历来由家族长推举的无薪俸无机关的社长制度，而在各区建立有常設机构的保卫团，加强对农民的統治与压迫。龙岩县政府則与全国其他地区一样，本来就是統治阶级的工具，从一九一八年陈炯明入閩以后，龙岩县长更由劣紳杜連茹一派蝉联充任。这一派劣紳是龙岩封建势力的当权派，他們有一个全县規模的組織，名称叫做“庚申俱乐部”，各区乡都有它的成員，他們与駐軍勾結，公开包攬訴訟，包捐，包賭，派兵担，开烟館，并包庇商人販运劣币，操纵金融。一九二三年更强迫农民种鴉片烟，从中抽捐征稅。这便是龙岩在第一次大革命以前的政治經濟概况。

龙岩虽地处偏僻，但知識分子却不少，县城办有中学(后改为省立第九中学)一所，各区有高小，各乡有初小，到漳厦、福州、京沪就学的也不少，还有几个人到日本、法国留学，因此革命思想和革命运动便先从知識分子中传播。一九一五年九中学生便发起反对袁世凱与日本签订卖国条約“二十一条”的运动，由于当时九中校长魏梦云限制学生的反日运动，九中学生便掀起罢課学潮，随着学生中就有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的秘密組織。五四运动后，許多新思潮和

馬列主义书籍进入龙岩，龙岩知識分子更进一步要求有革命組織。一九二一年春，我从江西回家，在白土桐岡小学任教員，便与同事們組織“奇山书社”，社員达二百多人，多是九中同学和各区乡小学教員。当时及以后几年中，书社购买很多新书，其中包括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文集，馬克思起草的《共产党宣言》以及《新潮》、《新青年》和《向导周报》等，这对龙岩知識分子的革命思想起了启蒙作用。一九二三年便在“奇山书社”的基础上出版“岩声报”。出版这个报纸，目的在于揭露社会黑暗，报道群众斗争，推广革命思潮，宣传社会主义。当时正当杜連茹勾結駐軍賴世璜强迫农民种鴉片，引起各乡农民顽强反抗，因此《岩声报》創刊号便集中揭露这个肮脏黑幕，表揚农民的英勇斗争，并指出革命出路。一九二五年我又从江西回家，此时已是国民党改組后的第二年，厦門已經有国民党組織，我經厦門友人介紹加入国民党，并要我在龙岩发展党员，由于有“奇山书社”与“岩声报”基础，一个月之內很快发展到四十多人，并成立了秘密的县党部。

纵观大革命以前，龙岩人民的革命活动，虽然仅仅停留于青年知識分子阶层，但这些参加革命活动的知識分子，后来很大一部分成为共产党员和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大革命以后，龙岩历次的农民革命运动，正是通过这些革命知識分子的桥梁作用，而逐渐开展起来的。革命理論为群众所掌握，知識分子与工农相結合，便产生了伟大力量，从而改变了整个历史的进程。从龙岩这个局部情况来看，也証明馬列主义这条真理的絕對正确性。

## 二、大革命时期龙岩的革命高潮

### 与四·一五“清党”

一九二六年秋，北路北伐軍已打垮了吳佩孚主力，包围了武昌，何应欽的东路軍才匆忙向福建进军，当时駐福建的北洋軍閥周蔭人所部在永定和梅县的松口战败后，便从漳厦沿閩西、閩北，向浙贛边潰退。龙岩是在十月間解放的，当北伐軍第三师經過龙岩时，国民党县党部便在县城公开办公（当时主要的負責人有陈国华、陈树槐、倪天长等人），号召工人农民支援北伐軍，打倒北洋軍閥，肃清貪官污吏，反对土豪劣紳。不久福建省政府便派张旭高（当时是左派分子）为岩、平、宁监察专员，监察署設在龙岩城。张到任不久，即将原拥护曹錕当选总統的国会“猪仔議員”連賢基扣留，并游街示众，这对龙岩是一个振奋人心之举，但张旭高不敢进一步打倒当时最坏的劣紳兼县长杜連茹，这暴露了他的不彻底性。我当时从江西崇义写了一封信給他和龙岩县党部，提出要集中力量打倒杜連茹一派；为了孤立杜派，对郑笔山派可以采取不同态度。这封信在“清党”以后被杜連茹派所得，即作为通緝我的“罪証”。

龙岩共产党組織的建立是由陈庆隆、郭滴人几个同志开始的，他們都是在毛泽东同志主办的广州全国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中入党的，他們随同北伐軍入岩后，在岩設立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福建汀漳道办事处岩、平、宁分处。龙岩党



一开始就遵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以从事农民运动为主。当时一般农民还有许多迷信和顾虑，如埋怨自己命生坏、八字不好，顾虑农民心不齐，斗不过地主等。由于郭滴人同志深入群众，宣传通俗，与农民同甘共苦，深得农民拥护，农民觉悟逐渐提高，东肖、黄坊、西山、湖邦、铁石洋、大小池、内江山、东山等社的农会才相继组成。但由于当时秋收季节已过和其他原因，未实现减租减息，因此，农民除了废除一些苛捐杂税之外，未得到什么好处。城市工人组织了工会，在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胜利。一九二七年一月间建立了共产党龙岩县支部，当时的党员除了陈、郭外，新入党的还有陈国华、陈品三、谢宝萱、陈柏生、陈昆照、罗怀盛等同志。与此同时还成立了县农民协会。三月间由监察署和县党部召开了全县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在会上通过了二五减租，废除苛捐杂税，禁止纳妾等决议，这些议案是经过会议上和杜连茹及其派系分子激烈斗争后始得通过的。会议结束前，有人提出破除迷信的临时动议，并提出应该把“閻罗天子”付之一炬，即时获得有左倾情绪的青年和学生代表们的热烈支持，一轰而起，直冲城隍庙，把在全县迷信群众中有“威信”的“閻罗天子”的塑象毁了。会议结束后，张旭高又亲自带队到白土“铁山庙”，把庙里的“閻罗王”搬下来烧掉。这一行动引起了许多农民不满。不久蒋介石在上海清党反革命，龙岩反动势力以杜连茹为首，便勾结驻军营长黄月波、罗步月，并纠集城郊区流氓狗腿子，于四月十五日包围县党部，实行清党反共，当时有陈国华、魏武、倪天长等六个人被逮捕入狱。县城工会、各区区党部和

农民协会都被解散，工、农会积极分子被罰款，我及郭滴人同志等十三人被通緝，张旭高則逃往漳厦，白色恐怖一时籠罩了全龙岩。

### 三、一九二七年下半年的特殊情况

#### 与農运再赴

从四·一五清党反革命后龙岩的白色恐怖一直延续到七、八月間，当时党的組織虽然还很幼弱，但仍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农村中继续活动。郭滴人同志被通緝后，避居在湖邦、西山、大小池一带，团结原农协积极分子組成秘密农会，抵抗各地反动派之抓人罰款，并准备夏收时实行减租。白土后田的农民协会則在陈品三、陈錦輝諸同志领导下继续坚持工作。由于前一时期农协未实行减租减息，农村中階級对立一时还不大明显，所以当时反动势力只在城内作威作福，乡下反动势力只是原屬杜派的土豪劣紳和少数地痞流氓在活动，而这些人十几年来在群众中是坏事做尽，早已声名狼藉，孤立无援，因此尽管城内极端反动，而乡間反动派却不敢为所欲为，加上我們秘密农会的活动，所以有不少地方仍在我們党秘密控制之下。有些地区，如西山、白土、董邦等处，在夏收时仍然实现减租。城内工人运动开始陷于混乱，以后又逐渐恢复。

这时我在江西崇义和龙岩两地被通緝，在瑞金居留了一个多月，以后得到家乡来信，知道形势逐渐好轉，便于七月

初秘密回到家乡，当天晚上便有几十个农民到我家来看我。他们都愤怒地对我诉说张旭高烧閻罗天子的不是，并說那天晚上张旭高逃跑时，他们如何到半路上去捉他等情况。我当时估計张旭高幼稚行为触怒了农民的迷信心理，不能怪农民反动，因此我在同情农民責备张旭高幼稚之后，順便向他們宣传农民如何受土豪劣紳的剝削压迫，說我們的敌人并不是坐着的閻罗天子，而是站着的閻罗天子，是朴連茹等一批土豪劣紳，我們要解放，要过好日子，并不必去烧“坐着的閻罗天子”，而是要团結起来，打倒那些“站着的閻罗天子”。这些话深受农民欢迎，我看农民情緒好轉，便趁機提議夏收减租，更得到农民贊同，当即在我家——邓厝組成农民协会，实行夏季减租：“硬租减一成”，“軟租减二成”。这个消息迅速传到白土各村。郑邦、后田、郑邦山、湖洋寨等村农民都来找我去演讲。我离开江西时已失掉党的联系，回家后經過几天活动，便找到了龙岩党的关系。

当时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同志正从上杭来到龙岩，住在支部书记陈庆隆同志家里，他說上杭局面已起了变化，駐軍司令藍玉田因未得到蔣介石正式編制，心怀不滿，并且餉項无着，需要与左派合作，因此上杭从四·一五清党反共后的反动局面已經改变，国民党县党部已恢复办公，县党部都掌握在上杭县党支部藍为仁、藍为龙諸同志手里。龙岩駐軍罗步月是藍玉田所部，因此罗明同志指示龙岩党组织一个代表团到上杭向藍玉田請愿，要求释放六个被捕同志，以轉变龙岩政局。县支部得此指示后，立即通知我和謝宝莹同志及石粉岭一个农民代表馬上出发。我便于七月下旬带罗明介紹信前往

上杭城，去找藍為仁同志，經過他的介紹再去拜訪藍玉田，并在縣黨部重新成立大會上演說，以後又在上杭城街上散發傳單，控訴杜連茹等反革命罪行。經過上杭黨的協助，經過代表團上述活動，加上當時南昌起義，羅步月不久又要調防，因此藍玉田便慨然允許電令羅步月釋放龍岩政治犯。俟八月初，我們从上杭回到龍岩時，這六個同志便在山城一千多工人遊行歡呼聲中安然出獄，至此龍岩的白色恐怖便已烟消雲散，原來的通緝令也已無形取消。

八月以後龍岩政局又有新的變化，一是縣黨部恢復，一是駐軍換防。四·一五清黨反革命時，杜連茹組織一批流氓搗毀了縣黨部，但杜連茹並不是國民黨員，他也不要什麼縣黨部，因此龍岩國民黨縣黨部一直被封閉着。到了七八月間福建省國民黨省黨部恢復，省黨部委員中有一個詹調元，他是龍岩東方大地主，與杜連茹派有矛盾，因此他保薦了蘇慶雲為龍岩國民黨縣黨部常務委員。蘇是我的九中同學，當時是一個左派青年。他回來後即與我們黨支部商量，要立即恢復縣黨部。這是一個新變化。當時龍岩黨支部認為這種新情況可以利用，我們也需要乘此有利時機，利用國民黨這塊合法招牌，來發展農民運動，為將來進一步鬥爭打下群眾基礎。因此便支持蘇慶雲建議，重新恢復縣黨部，並派我為縣黨部秘書，郭滴人為組織委員，謝寶萱為宣傳委員。這樣龍岩縣黨部便於九月初在縣城明倫堂開始辦公。當縣黨部刚开始辦公時，即聽說葉挺、賀龍所率南昌起義隊伍由長汀進到上杭城，因此即由蘇慶雲秘密赴上杭，擬向葉、賀商請派兵來岩。接着又聞葉、賀隊伍已離開上杭，蘇中途折回。蘇回岩後，省委

派了一个同志来，指示我們在龙岩組織暴动，以响应叶、賀的軍事行动。这位同志还带来了几张有叶挺同志領銜的革命委员会的委任状。党支部召开會議研究了当时形势，认为駐軍罗步月营和黃月波营，派系不同，矛盾极深，而罗步月此时又企图利用县党部这一左派势力以自固。因为藍玉田的关系，当时他和我們也比較接近。我們认为可以利用这个矛盾，推动罗步月接受革命委员会的委任，并用突袭战术把黃营包围繳械；我們則同时发动各乡农民群众入城，打倒土豪劣紳，摧毁以县长杜連茹为代表的地主阶级的反动統治。會議结束后，我和陈庆隆、苏庆云等同志深夜至罗营，向罗說明我們与藍玉田的关系，說明南昌起义，叶、賀南下閩、粵，革命高潮就要到来的新形势，結果他接受了革命委员会的委任状，同意了我們的暴动計劃，决定在第三天行事。次早，同志們便分头下乡組織农民队伍。但是，黃月波偵知有异，在我們起事的前夕，突然宣布全城戒严，罗步月因而不敢动手，党支部迫于形势只得取消暴动計劃，星夜通知各乡农民协会，不要率領群众入城。內江山得通知迟，队伍已經开到了龍門圩附近，他們的革命热情高涨，要继续前进，后来郭滴人同志及时赶到，說服了群众，才返回內江山去。

这回暴动計劃沒有实现，敌人也不敢輕举妄动进行反噬，原因是由于当时南昌起义部队与国民党反动派軍隊激战于潮汕地区，勝負未分，局势未定；黃、罗二营势均力敌，黃月波不敢发动一場沒有胜利把握的战争；农民群众的力量虽然才初步組成，但已声势夺人，杜連茹等不无顾忌。所以也只好装聋作啞，求得一个暂时相持的局面。不久，罗、黃

他調，閩南著匪陳國輝率部入岩接防，杜即向陳國輝告密，要陳以“通共”為名逮捕蘇慶雲等。幸陳國輝初到，又查無實據，不敢動手，因此縣黨部仍然按原計劃在城內公開辦公。龍岩的農民運動便從此走向新的發展階段。

這個時期正是接近秋收，陳國輝到岩後又修築岩永和岩漳公路，要各區、鄉派公路捐，派民工修路，因此，我們這個時期領導農運的鬥爭目標主要是實行減租、減息，以後又轉到公路捐的合理負擔。當時的減租成數一般是減二成，也有減三成、二成五的；公路捐我們不公開反對，而提合理攤派，是為了避免與陳國輝正面衝突。所謂合理攤派主要是改變歷來按人口攤派為按田畝攤派，把負擔加到地主、富農和公營財產身上，從而減輕雇貧農中農的負擔。過去縣里派捐款，派兵担，各鄉家長總是加倍征收，額外中飽私囊，現在在農民協會監督下按田畝攤派，攤到他們頭上，因此他們不僅不敢多派，而且向縣里求減。所以這個合理負擔是取得廣大群眾擁護的鬥爭。當時我與郭滴人同志等下鄉主要做農會工作，同時兼顧工會工作。郭滴人同志經常先去布置秘密農會，我則在農會召開成立大會時出席演講。當時演講內容主要是指出勞動創造世界，工人、農民是社會主人的真理，並列舉當前事實，說明十個農民九個窮，不是命生壞，運氣不好，風水不好，而是受地主、資本家和土豪劣紳、軍閥官僚的剝削所致。說明陳國輝初來為什麼就這樣厲害地剝削壓迫農民，主要是由於本地土豪劣紳做他的幫兇內應。指出農民要減輕剝削與壓迫，以至取得最後解放，必須依靠自己的團結與組織，依靠自己的階級力量。這個時期農運發展

較好的有东肖、湖邦、黄坊、西山、平在坊、鉄石洋、内江山、大小池、东山社等。在减租斗争中产生了一批农会骨干人物，如东肖之陈錦輝、陈品三、张双銘、邓潮海、张洪照、张錦添，董邦之张涌冰、张載荣，石粉岭之倪荣照，小池之陈寄今、邓海泉，銅鉢之郭秀芳，鉄石洋之×××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共产党员和农民暴动的领导者。

这个时期农民运动发展有几个特点：首先，农民协会是在与农民有切身利益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农民参加农会組織是为了减租减息，而不是为組織而組織，这与大革命时期的农会組成了几个月，农民还未得到什么好处，有很大不同。

其次，当时不少农会是以秘密农会为核心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些农会是由工作同志在农民中先找到贫苦的有觉悟的积极可靠的人扎下根子，以后再由他們一个一个地去发展积极分子。开始积极分子往往只有一两个人，以后逐步发展到几十几百人，这样由少到多、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由秘密到公开，这是当时最好的农会組織。这样的农会一开始就形成了可靠的领导核心，組織了阶级队伍，建立起民主制度，走群众路线，从发展会员，編小组，选举组长、委员，规定斗争綱領，斗争布置等都经过会员民主討論，多数表决，领导人与群众联系密切，信仰很好，会员觉悟也較高，不仅爱护干部，而且也敢于批評干部与监督干部，从而避免干部的特殊化。因此这种农会发展一步就巩固一步，以后无须重新改組，也經得起風雨袭击，差不多一劳永逸。所以这样的农会在开始建立組織时虽然慢一些，時間长一些，但以后进展

很快，从农会发展整个过程来看，还是速度最快最合算的。

第三，当时也有很大一部分农会是经过国民党区党部公开号召，会员报名入会，组织起来的，农会组织一开始就全面铺开，未经过个别串连，由小到大，由点到面的过程。这种一下子轰起来的农会，在建成时间上虽比较短，发展很快，但由于未形成领导核心，领导人信仰不高，与群众联系不深，有的甚至为投机分子所把持。因此，这种农会往往徒具形式，经过多次改组，花的时间很长，真是欲速反慢。有些农会虽然经过整顿，还是组织涣散，不起作用，经不起斗争考验，更经不起风雨袭击，以后白色恐怖一来，多数自行瓦解。

第四，关于农会领导成分问题，当时虽然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农村阶级分析，知道农民是革命的主力，但对农民内部的阶级分化了解不够，因此对依靠雇贫农、树立雇贫农的领导核心未加以注意，以致当时许多农会的领导成分中农占优势，并混进不少佃富农。这些中、富农在和平合法的减租斗争中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当革命转到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时他们就动摇消极，这是当时农运的最大缺点。

尽管当时农运有上述缺点，但由于农民得到了实际利益，所以农民协会发展很快，从九月至十一月不到三个月时间，全县除了溪口、雁石、白沙、内外山前等区外，其余各区乡及城郊都已组成了农民协会，实行了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禁烟禁赌，参加农协会员近十万人。这是龙岩农民运动的新高潮。正由于农运开展，农民中对陈国辉及其走狗林树宏（公路局长）、林尚轩（营长）、郑菊人等异常愤恨，因



此陈国輝及一般土豪劣紳派馬路工、馬路捐不能那样为所欲为。同时陈国輝与杜連茹等封建势力已密切勾結，陈国輝又升了旅长，于是陈国輝在就职旅长宴席上便公开声言：“近聞有些青年在农民中罵我，破坏派馬路工，我警告他們不要再这样干，否則我陈某不是好惹的。”陈說話时杀气騰騰，說明龙岩不久又要来一次白色恐怖。但当时我們估計有十万农民为后盾，我們又不公开反对陈国輝，陈国輝不敢馬上动手，同时农运进一步开展；也还需要再利用一下这种公开合法机会，因此我們除提高警惕外，仍然保持着“你說你的，我干我的”的态度，硬着头皮在城内頂下去，并不示弱。

这个时期省委指示，要我們向农民宣传土地革命，大胆吸收农民入党，改变过去党长期停留于知識分子的状态。因此我們便在秘密农会中公开宣传土地革命，并坚决吸收农民党员。我記得当时大家对发展农民党员沒有經驗，不知如何說話，过了好久，一个农民党员都沒有找到，后来还是后田陈品三同志介紹了陈錦輝同志入党，这是龙岩第一个农民党员。有了这个經驗，各地就先后跟上了。从此，龙岩党就开始改变了自己的阶级基础，从原来的知識分子包办的党，改变到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党。这是龙岩斗争由减租减息的和平合法斗争轉到以后的武装斗争，实现土地革命，建立革命根据地的重要关键。

到了十一月間，龙岩政局又有了新的变化，从南昌起义后分化出去的蔣（光鼐）、蔡（廷鍔）部队此时从福州南下漳厦，他們标榜着“肃清閩南土匪”的口号，实际是取道閩西入粵。我們不了解他們的内幕，认为蔣、蔡入岩对陈国輝是